

我和我的祖國①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中國人民砥礪奮鬥，經歷了偉大祖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光輝歷程。今天的中國，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億萬中國人民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持續奮鬥。本版每月一期推出《我和我的祖國》專欄，通過一個個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中國普通人拼搏、奮鬥、奉獻的故事，見證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榮光。

編者

父親的“國慶記憶”



才過完春節，父親說“過幾天我就80歲了！”父親是1939年春天出生的，到2019年3月，剛好整80歲。回首這一生，父親說“真有意思，我的人生大事都在‘九’字年，還都與國慶有些關係。”

1949年的10月，新中國剛剛成立，那時的昆明還沒有解放。父親記得，當時他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叫範大叔的，與被刺殺了的聞一多先生共事。因為被國民黨特務追捕，躲到父親在白馬廟的家中。範大叔給他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北京成立”，還教他和弟弟妹妹們唱“山那邊有好地方……”。當年的12月9日盧漢在昆明起義，雲南隨後解放了，父親的姐姐第二年就參加了解放軍。

1959年的10月，父親已經是昆明工學院的一名二年級學生。他是雲南第一批鋼鐵冶煉專業的大學生。建國十周年國慶那天，父親參加了由國家體委倡導的全國馬拉松活動，父親和幾千名昆明年輕人，從省體育館一直跑到呈貢，全程跑完42公里。父親獲得國家體委頒發的馬拉松三級運動員證書。“那時候，我們就像電影《青春萬歲》裏的年輕人一樣，朝氣蓬勃，一心一意的渴望加入到建設年輕的共和國的隊伍。祖國各方面建設都急需鋼鐵人才，我們就去學習。我們當年的同班同學，大學畢業後都分配到全國各大鋼鐵廠，後來好多都成為業務骨幹和企業領導。”

1969年的10月，剛剛30歲的父親已經被造反派將掉車間副主任職務，他憂心忡忡，瘦得厲害。因為造反派收了他們車間的所有公章，奪權奪職又指揮不了生產。父親最擔心煉鋼工作會出事。別的人去“抓革命”，父親就和工人們堅持工作。他對大伙說：“國慶時節，我們能做的還就是多煉鋼，煉好鋼。抓革命，最終還是要促生產！”

1979年的10月，父親已經從工廠調到設計院兩年。那時中央已經在中國完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多年來思想被禁錮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放下思想包袱，看到中國又有了希望。父親高興的說：“我又可以好好搞技術了！”當時，中國要建設“四個現代化”，處處需要鋼鐵，而中國祇有不到2000萬噸鋼，歐美、日本等國家鋼產量已經到了1億噸以上。國慶節後，像父親這樣懂技術、又在企業有生產經驗的人，很快就在新組建的鋼鐵冶煉科室投入到設計工作中，一幹就是20年。

父親的足跡遍及雲南及全國相關產業生產地，他和同事們為雲南的國企、鄉鎮企業、縣辦企業設計了一系列的生產項目。對於過往所做過的事情，父親不願意提及成績，他認為他的工作從來都是團隊合作才可能完成，個人在團隊中祇是一個分子而已。祇是事隔多年，他想起當年的一些趣事還很開心：那年10月，我們聽縣上說當地有錳礦，天特別冷，山特別陡峭。我們爬上猴子坡，一看那礦都富得露頭了，我太喜歡了！我們很快就給縣上做了設計，這個項目投產後很賺錢，成為了縣裏的一個產業支柱。父親還參加了昆明焦化廠的焦炭機械設計，完成了一個技術難題攻關。當時的昆明人告別了古老的蜂窩煤，用上了煤氣，想想都很有跨越歷史感。在工程項目設計上，最難的就是鉗鐵項目了。雲南一直是用明朝時煉鋼的爐渣煉鉗鐵，當時的鉗鐵很貴，要十萬一噸，主要用于航天航空的高溫合金。記得當年父親和同事去全國四處尋找鉗鐵項目的科技資料未果，最後祇有來到潮州找鉗鐵，當地人帶着他們走街串巷去到一家“賣鼓”的小廠。後來，父親他們完成了鉗鐵項目的科技創新，得到當時省科委的技術進步獎。伴隨着雲南工業建設的大踏步發展，父親在鋼鐵乃至有色工業項目設計中深耕動作，從一個普通設計師到專業組長、總設計師。1989年，父親50歲時，已經進入設計院的學術委員會。

1999年，父親退休了，他和母親去美國和加拿大旅遊；2017年，父親又去了他年輕時最向往的俄羅斯，圓了他一生的夢想：去自己的青春偶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家鄉、莫斯科紅場、伏加爾河……那是他一生最初立志要從事鋼鐵專業的出發點。此時的中國已經在國際上“強起來”，看着中國一個個高科技項目橫空出世，國力早已強健。父親說“走了兩個世界大國，他們的工業基礎都是人家過去自己幹出來的。我們國家的強大，也是靠自己實幹出來。這輩子能夠和自己的祖國一起成長壯大，沒有遺憾！”

2019年春節，我陪父親去看大片《流浪地球》，父親沒有想到中國也能像好萊塢一樣拍太空題材的大片，他說：電視新聞裏介紹，我們國家科技研發人員總數世界第一。國家的科技進步，那是所有科技人員像跑馬拉松那樣一代一代的跑出來的。

科技總體水平上升了，文化的科技表達才能夠出彩。 張文戈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

邁克爾·伍德：講出中國人民的“創造力”

“我去安徽鄉下，採訪小崗村的農民和他們簽下的包產到戶‘生死狀’；去溫州與拿到第一份營業執照的女士交談；站在香港對面的海面上，在如今堆滿集裝箱的港口講述深圳的故事……這樣才能向西方講好改革開放的故事。”去年12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公共歷史學教授邁克爾·伍德撰稿並主持的紀錄片《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在中國迅速走紅。“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非常好奇。經過整整一個夏天的拍攝，在採訪了近50名改革開放親歷者、從5倍于節目時長的素材中千挑萬選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就這樣呈現在觀眾面前。”邁克爾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談及此次拍攝經歷，邁克爾深有感觸。“在拍攝前，我已經通過一些書籍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做了一些了解。但當我去到中國，見到那些親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人時，我從內心深處感到激動和敬佩。”“當小崗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即使冒着被‘殺頭’的風險也要嘗試分田到戶時，當時任鄧小平翻譯的張維為教授告訴我，恢復高考時坐在他身邊參加高考的有礦工、農民時，當清華大學薛濶教授告訴我，有一天突然得知自己可以參加高考，命運從此被改變時，我深深地被打動了。他們就像‘地裏的鹽’！”邁克爾解釋道，英國人用“地裏的鹽”來形容高尚、真誠的人。在拍攝《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過程中，他遇到了太多這樣的中國人，每個人與改革開放相關的經歷，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改革開放40年間，小崗村的農民為填飽肚子而開起了餐館，“糧食不再短缺，盤子裏裝滿了食物”；賣扣子的溫州婦女成為一家服裝輔料公司的創始人；幹農活的少年成長為中國著名高校的教授；當年在英國肯特大學留學的女孩以中國駐英國大使的身份再次回到英國……一個個關於“人”的小故事，串成了一段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篇章。“西方人對今天的中國有很多刻板印象，誤解很多。”

邁克爾告訴記者，若想讓西方觀眾摒棄對中國的偏見，就要以人為中心，讓人來講故事，而不是簡單論理。

“講好中國故事有許多種方式。我們的方式是講出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從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出發，請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正在重新制作剪輯，準備在歐美等地播出。

邁克爾也向記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經歷：上世紀80年代初，邁克爾第一次去中國，在從鄭州到北京的火車上，他驚訝地看到有人在車廂過道做飯；2018年再到中國，他發現現代化的高鐵已四通八達。在紀錄片中，邁克爾毫不吝惜地用大量篇幅介紹中國高鐵：全部自主研发，最高時速420公里；到2017年底，中國高鐵裏程已達到2.5萬公里，裏程數是世界第二名到第十名的總和，隨時準備“走到國外去”……邁克爾說：“我所接觸的每一個寫過鄧小平傳記的西方專家都認為，市場經濟對中國十分有益，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

今年，邁克爾準備再次到中國去。“我非常喜歡中國，每一次拍攝結束後都不想離開”。

《人民日報》強薇



邁克爾·伍德被稱為西方“最會講故事的人”。他畢業于牛津大學，現任曼徹斯特大學公共歷史學教授，曾制作并主持了超過120部紀錄片。

“雷爸爸”和“開心農場”



在距離縣城15公里的曲靖宣威西寧街道靖外明德小學，120畝農場不僅讓全校師生一日三餐全免費，還要供給其他學校的9000多名學生。“雷爸爸”便是這所小學的校長雷應飛，在不久前舉行的2018馬雲鄉村校長頒獎典禮

上，獲獎的雷應飛說，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知道農村孩子讀書的艱辛，也知道農村孩子需要什麼樣的教育。“如果我當上校長，我將千方百計地讓孩子們在學校感受到家的溫暖。”農場為孩子們提供了許多觀察學習的素材以及科普教育和動手實踐的場所。“沒親吻過土地的孩子，沒有童年。”雷應飛朋友圈裏發的內容幾乎都與學校相關，修玉米、採摘辣椒、繪畫寫生等活動，彰顯着這所農村小學不一樣的風采。每一個孩子都在學校裏收穫了快樂的童年，學習成績也不斷進步。許多學生都把雷應飛親切地稱為“雷爸爸”。 李思家 攝影報道

有一個人，從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自願到深度貧困地區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參加東西部扶貧協作，並主動將期限從半年申請延長至3年。

有一個人，從小生活在條件優越的大都市，如今卻背着背篋，行走於懸崖峭壁間，送醫進山達300多次，足跡遍及丙中洛高山峽谷間的46個村小組，整整走了4輪。

2019年春節前夕，記者從昆明坐車出發，一路顛簸，擁堵難行，遭遇受困大峽谷、頭頂滾石驚魂等事件，花了整整3天才趕到這裏。跟隨廣東珠海“背篋醫生”管延萍跋山涉水、進村入戶。

今年51歲的管延萍是珠海市金灣

新雲南人

大峽谷裏的“背篋醫生”

區三電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從醫已有28年。2017年3月，她作為金灣區第一批對口幫扶貢山縣的駐點醫療衛生人員，奔赴貢山縣丙中洛鎮衛生院開展醫療衛生扶貧工作。

2017年管延萍從珠海來到丙中洛鎮，在她的培訓下，鎮衛生院醫護人員才學會使用心電圖機、B超機等。第一次送醫進山，管延萍用一個大紙箱

裝上醫療設備、藥品，隨行的男同事還幫她扛着心電圖機。從未爬過大山的她，硬是端着那個大紙箱上了半山腰，手指勒得發紫，累得喘氣發烏。下山回到鎮裏，管延萍便買了個背篋。此後，她便背着這個裝着診斷儀器、幹糧的大背篋，跋山涉水，上山下鄉。有時候年輕同事還扛B超機上山，方便她給病人做檢查。“背篋醫生”的稱呼，從此傳響。

50歲的管延萍告訴記者，第一次進山，不到十分鐘，就氣喘吁吁，腿腳打顫；兩年來上山下鄉，她現在已經習慣攀爬懸崖，就像當地人一樣。

碧汪村的貧困發生率100%，需要整體易地搬遷。政府已在山下建好新村，村民們正陸續搬遷下山。村裏目前還有65名村民，沒有完成2018年度家庭醫生簽約。管延萍這次進山的任務，是與這21戶65名村民簽約家庭醫生，同時對村民進行體檢。

從早上8點半出發，一直到下午1點半，記者和醫療隊一起終於到達碧汪村。村民們聞訊趕來，越聚越多，他們好奇地看看心電圖機、瞧瞧體重

秤……這和過去相比，已經有較大改變：以前下鄉開展體檢，不少村民害怕查出什麼毛病，基本上沒人來。

管延萍進村還有一個任務：改變當地過量飲酒的習俗。為了驅寒祛濕，當地人養成了喝酒的習慣。她心疼地發現，很多村民罹患高血壓、肝損傷等，都與飲酒太多有關。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因為喝酒導致血管爆裂，搶救無效去世，她每次想起就流淚。“每天喝酒不能超過2兩！”這是管延萍對村民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管延萍心疼大峽谷的群眾。按照規定，到怒江扶貧祇需半年，但她主動申請延長至3年，因為“這裏生存條件太惡劣，群眾太需要幫助了！”丙中洛鎮4個行政村46個村民小組，很多人都認識這個扎麻花辮、背着背篋上山下鄉、走村串戶的扶貧醫生。

在對口怒江州扶貧協作的戰場上，管延萍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近兩年來，廣東珠海市共派出醫務人員104人，到怒江支醫，診治群眾2萬多人次，推廣新技術70項，開創了全州首例心臟支架植入術等眾多“怒江首例”。 新華社記者



村民們自發地圍上來打開手電筒，照亮碧羅雪山深處的夜診現場。